

特朗普第二次执政以来美日韩 三边合作走势及其对 地区局势的影响

赵海欣 王俊生

【内容提要】美日韩三边合作是亚太地区重要战略组合，由于拜登政府大力推动日本与韩国改善关系并推动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化与功能化建设，以及日本和韩国积极配合并主动推进，美日韩三边合作加速发展并呈现准同盟化趋势。特朗普第二次执政以来，考虑到其对同盟关系投入有所减少、日本与韩国政府换届等因素，美日韩三边合作将有所弱化。但是鉴于特朗普政府继续对华施压的战略取向，以及很可能继续利用美日韩三边合作对华施压的政策倾向，同时考虑到日韩两国的政策走向，美日韩三边合作将继续发展下去。美日韩三边合作导致东北亚地区阵营对抗加剧，地区产业链与供应链体系遭到破坏，并削弱了该地区国家通过合作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能力。东北亚地区各国应携起手来反对阵营对抗与冷战格局，加强合作与相向而行，共同推进地区和平与发展。

【关键词】特朗普政府 美日韩三边合作 阵营对抗

【作者简介】赵海欣，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王俊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韩两国相继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同苏联展开大国竞争的重要盟友。近年来，随着美国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开始积极推动美日韩三边合作，尤其是在拜登政府时期，2023年8月的戴维营峰会标志着美日韩合作进入更高的机制化阶段，这也是拜登政府推行“印太战略”的重要成果之一。然而随着特朗普赢得2024年大选开启第二任期，由于其外交政策理念与拜登政府差异较大以及外交的个性化因素凸显等，美日韩三边合作前景面临一定不确定性。本文主要目的在于分析特朗普第二次执政后美日韩三边合作的走向以及对地区局势的影响。本文核心观点是特朗普第二次执政后美日韩三边合作势头尽管将有所弱化，但将继续发展下去。之所以发展势头“有所

弱化”，主要原因在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将影响美日与美韩同盟关系发展，并影响美日韩三边合作发展；之所以认为美日韩三边合作“将继续发展下去”，主要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将继续以大国竞争与对华战略打压为外交政策主要目标，美日韩三边合作将被其视为有用的工具。

一 美日韩合作发展历程

日本与韩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两个重要盟友，且美国、日本、韩国三国综合实力较强，三国的合作始终是亚太地区值得关注的重要战略组合。2023 年 8 月，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戴维营举行峰会并发表《戴维营精神》联合声明，明确了三边合作的机制框架，标志着美日韩合作进入机制化建设新阶段。在此之前，美日韩已经在安全防务、地区战略协调以及经济、科技合作等方面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在安全防务方面，三方不仅多次举办双边、三边联合军演，而且定期举办三边国防部长会议、总参谋长会议、防务对话等，并签署了《美日韩关于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情报交流协议》《三边安全合作框架备忘录》等军事协定，可以说美日韩三边合作在军事上已具备一定程度的同盟因素；在地区战略协调方面，三国早在 1999 年便针对朝核问题成立了协调监督小组（TCOG），并在双边、多边场合统一朝立场。近年来，三国在“印太战略”与俄乌冲突等问题上也多次表示所谓的严重关切并协调政策立场。在经济、技术合作上，美日、美韩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关键领域已经构建起双边对话或者三边对话，同时三国表示将进一步切实推进前沿领域的三边合作。

从发展历程上看，三国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一）三边合作起步阶段（二战后至 1980 年代）

随着二战结束与冷战爆发，美国在东亚地区构建了以其为中心的同盟网络，日韩两国均成为美国所谓对抗东北亚地区“共产主义势力”的“前沿阵地”，在此背景下，美国分别与日本、韩国相继建立了双边军事同盟。然而当时，由于殖民统治、赔偿、在日韩国人法律地位等历史问题，以及围绕“李承晚线”^①与独岛（日称“竹岛”）归属的领土争议，日韩两国仍处于严重对立状态。1951 年 10 月，日韩建交预备会议举行，此后近 14 年时间里，双方举行了 6 次正式会谈以及多次工作会议，但历史问题与领土争议多次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直至 1960 年代，韩国因政局动荡与美援减少而经济恶化，日本则在经济飞速发展后亟须寻求新的商品市场，双方愈发意识到日韩关系改善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两国在第 7 次正式会谈中相互妥协，并于 1965 年 6 月签署《日韩基本

^① 参见丁英顺《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及其影响》，《日本学刊》2007 年第 5 期，第 60 页。

条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随后，日韩在经贸领域进行了大量合作。日韩联合经济恳谈会于1966年2月在东京举行，并于1967年3月升格为日韩定期高官会议，大量日本商品与资本进入韩国^①。然而，双方因不平衡贸易产生的贸易摩擦，以及金大中绑架事件、人民革命党事件、文世光事件等政治安全事件产生的外交摩擦，导致日韩关系龃龉不断，两国首脑长期没有互访，双方关系未真正实现正常化。

1980年代，美国为了加强与苏联的对抗，极力推动韩日关系改善。在1981年第七届七国集团首脑峰会上，美国要求日本援助韩国，但因援助额争议与日本“教科书风波”，两国再度爆发激烈争吵^②。直至1983年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汉城，次年时任韩国总统全斗焕访问东京，两国才终于实现首脑互访。虽然韩日领导人承诺“作为相互成熟的合作伙伴”加强双方关系^③，但历史问题与领土争议始终未得到彻底解决，制约着合作的水平，使韩日经贸领域外的合作相当有限，美日、美韩同盟之间长期没有直接的机制化对接，主要依靠美国的中介作用得以维系^④。

由此可见，尽管这个阶段美日韩三国缺乏直接的三边实质性合作，但是美国毕竟先后与日本和韩国建立了同盟关系、日韩之间也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和紧密的经济联系，这就为接下来的美日韩三边开展合作打下了基础。

（二）有限的三边合作阶段（1990年代至2020年）

19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朝核问题成为东北亚地区安全的焦点问题，考虑到美日韩三方在朝核问题上立场较为一致，三国开始加强相关沟通协调合作。1994年，为了解决第一次朝核危机，美朝两国在日内瓦签署《美朝核框架协议》，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美国随后牵头成立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KEDO）负责为朝鲜建造轻水反应堆，并在轻水反应堆建成前，每年向朝鲜提供50万吨重油作为能源补偿^⑤。美日韩均为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的成员国，三国在处理相关问题上进行了密切沟通，三国合作逐渐深化。1999年，美日韩三国成立了“三边协调与监督小组”，专门负责协调三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⑥，这是美日韩三边合作制度化的初步尝试。21世纪初，随着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美日韩三边合作进一步加强，比如，在六方会谈举行的同时，三国多次举行专门会谈协调立场。在奥巴马政府期间，随着推行“重返亚太”战略，美国更为重视发

① 姜龙范：《二战后日韩关系的演变》，《东亚评论》2018年第1期，第78~79页。

② 姜龙范：《二战后日韩关系的演变》，第79~81页。

③ Clyde Haberman, “Problems Linger as Korean’s Visit to Japan Ends,” *The New York Times*, 1984.9.9.

④ 杨延龙、张蕴岭：《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建立及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6期，第72页。

⑤ 沈丁立：《〈美朝框架协议〉的执行——兼谈韩国的核工业与轻水堆》，《韩国研究论丛》（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15页。

⑥ Kyoun Chung, “U. S.-ROK-Japan Trilateral Cooper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sia Policy*, Vol. 20, No. 1, January 2025, pp. 1-80.

挥该地区盟友的作用，更为强调与日韩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的重要性，并重视推进美日韩三边合作。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2016 年日韩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这不仅是日韩两国自 1945 年以来的首个军事合作协议，促进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还使美日韩军事合作三边性得到加强。

这个时期，制约三边合作的仍然是日韩双边关系，其制约因素主要为历史问题。为了改善日韩关系，1998 年 10 月，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日本，两国发表《日韩伙伴关系宣言》，使日韩关系向“普通的邻国关系”迈出了第一步^①。为解决历史问题，李明博政府表示重启韩日首脑定期会晤机制。2008 年 4 月，在李明博访日期间，双方确定开创“更加成熟的伙伴关系”新时代^②。2015 年 12 月，朴槿惠政府时期，韩国同日本达成《慰安妇协议》，日本承诺以政府预算出资约 10 亿日元作为补偿，而韩国确认“慰安妇”问题将通过协议履行得到“最终和不可逆的解决”，承诺今后在国际场合保持克制，避免就该问题对日本进行指责^③。然而，此时韩国民众对朴槿惠政府解决对日历史问题的做法强烈不满，抗议声音高涨，敦促政府取消在未听取受害者意见的情况下签署的《慰安妇协议》。随着文在寅上台，韩方于 2018 年正式宣布《慰安妇协议》无效，同年韩国最高法院裁判日本企业赔偿二战时期被日本强征的劳工，引发日本随后限制对韩出口半导体材料的反击，日韩关系一度降至冰点。

由此可见，在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美日韩三边合作开始有所推进，朝核问题发展与美国政府的积极推动是其主要动力，但是这个阶段，受制于韩日历史问题等因素，美日韩三边合作又十分有限。

(三) 三边合作机制化阶段 (2021~2024 年)

2021 年拜登政府上台后积极构建排华小圈子，联合盟友打压中国，为此，在东北亚地区，拜登政府在积极推动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基础上，重点推动美日韩三边合作，三边合作呈现加速态势。2021 年拜登上台后立即于 7 月重启美日韩三边副外长战略对话机制，确定每 4 个月轮流在三国首都召开，为后期推动部长级、首脑级合作机制奠定了基础^④。2022 年 11 月，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及韩国总统尹锡悦签署《关于印太三国伙伴关系的金边声明》，强调将合作加强对朝鲜延伸威慑，进一步巩固三国合作^⑤。2023 年 8 月，美日韩三国领导人举行戴维营峰会，这既是拜登上台后首次在其度假胜地

① 于山：《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大事记》，《人民日报》2001 年 8 月 24 日，第 7 版。

② 严圣禾：《李明博访日欲开创“韩日新时代”》，《光明日报》2008 年 4 月 22 日，第 8 版。

③ 李婷婷：《韩日慰安妇问题协议：内容、机制与影响》，《国际战略研究简报》2016 年第 33 期，第 2 页。

④ 姚寰宇、周文星：《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的动向及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23 年第 11 期，第 66 页。

⑤ 张黎莉：《韩美日领导人签署联合声明强调对朝合作》，韩联社网站，2022 年 11 月 13 日，<https://cn.youth.cn/view/ACK20221113001400881>。

戴维营举行重要外交活动、凸显三国关系紧密性，更是三国领导人首次在多边平台之外专门举行领导人峰会。一方面，三边合作机制化程度提升。三国承诺至少每年在领导人、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层面分别举行三边会议，同时，定期举行年度三边“印太”对话，以协调三方“印太战略”实施等^①。另一方面，三边合作的功能性建设也逐步增强。美日韩三国在达成的《戴维营精神》中，不仅继续就朝核问题表达一致立场，对制裁俄罗斯也表达一致立场，甚至将矛头指向中国。在戴维营峰会中，三国还就所谓的经济安全与价值观外交协调一致立场。三方承诺不断深化半导体、人工智能、关键矿产等重要领域的经济与技术合作，以更好“应对和克服经济胁迫”。同时，三方均强调“伙伴关系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声称要维护“基于法治的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秩序”，并“加强在促进民主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协调”^②，其所指目标也不言而喻。尽管关于同盟的定义学界还存在分歧，但有一点共识：所谓盟友，有明确对手^③。但同时，美日韩三国间尚未达成正式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共同防御同盟条约。由此可见，美日韩三国戴维营峰会标志着三边合作进入准同盟阶段。

戴维营峰会后，美日韩三边合作继续加强，比如，2024年7月，三国防长签署《美日韩安全合作框架协议》，是首个为美日韩提出安全合作基本方向和政策指南的文件。由此可见，拜登政府时期，美日韩三边合作开始加速，其突出特点在于三边合作的机制化程度加深，三边合作内涵扩大，由应对朝核问题，延伸到大国竞争与协调地区热点问题立场，为此不仅在安全合作上进一步强化，而且在产业链与供应链、价值观外交等方面也强化了合作。

二 三边合作的弱化

2025年1月，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总体来看，美日韩三边合作在此期间将有所弱化。所谓“有所弱化”，是指发展的势头与动力将明显弱于拜登政府时期。影响三边合作发展势头弱化的最直接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及日本和韩国内政的变化，美韩同盟关系、美日同盟关系以及日韩关系改善等都将遭遇一定挫折。

首先，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将影响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发展势头。从美日韩三

① “The Spirit of Camp David: Joint Statement of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 Embassy & Consulate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2023. 8. 9, <https://kr.usembassy.gov/081923-the-spirit-of-camp-david-joint-statement-of-japan-the-republic-of-korea-and-the-united-states/>.

② “The Spirit of Camp David: Joint Statement of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 Embassy & Consulate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2023. 8. 19.

③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 1, 1990, p. 104.

边合作发展历程来看，美国的推动作用至关重要，当美国重视同盟关系并积极推动美日韩三边合作时，合作就会不同程度得到加强。拜登政府时期，高度重视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关系发展并积极推动美日韩三边合作，这是美日韩三边合作得以强化的基础。拜登政府主要通过强化对日本所谓“钓鱼岛安全承诺”、联合开发武器、联合军事演习等深化美日同盟关系^①。同时，在拜登政府时期，美韩围绕加强对朝鲜“延伸威慑”不断提升安全合作水平，两国甚至建立了核磋商小组（NCG），并不断推进美韩同盟合作领域全面化、活动范围全球化发展。为了推动美日韩三边合作，拜登政府还直接居间协调日韩关系改善。2020年，拜登上台后，多次派遣高层官员访问日韩两国，强调日韩双边关系改善和美日韩合作的重要性^②，并在2022年11月东盟峰会上会见日韩两国领导人，推动日韩两国举行2019年以来首次首脑会晤^③。而对于2023年3月尹锡悦政府敲定的强征劳工问题解决方案，拜登积极予以“鼓励”，称韩国做出第三方赔付的“开创性计划”为日韩两国合作关系掀开了“新篇章”^④。与拜登政府时期相比，特朗普第二次执政以来，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发展势头明显减弱，主要原因在于其“美国优先”政策将减少对日韩两个盟友的投入，甚至损害两国利益，在此背景下，也更不可能再投入巨大外交资源协调日韩两国矛盾与推进日韩两国合作。

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就推行“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理念，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成本，并无差别地展开“贸易战”“关税战”，要求所谓更加“公平与对等”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关系。基于“美国优先”政策，特朗普一方面减少对外军事义务和安全承诺，另一方面关注盟友为美国带来的实际物质利益，以削弱安全合作和“退群”相威胁，要求美国盟友分担更多责任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⑤。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看来，美国的“衰落”可以通过所谓“美国优先”政策实现逆转，也就是对内强调“白人至上”、推行传统美国价值观、大幅削减移民，对外强调美国利益至上、实行更强的经济保护主义，以及外交上的孤立主义与单边主义^⑥。在“美国优先”政策基础上，特朗普多次要求日韩增加防务开支，分担更多美军驻留费用，一度要求日本和韩国分别分摊80亿美元和50亿美元，引起

^① 姚寰宇、周文星：《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的动向及影响》，第64页。

^② 姚寰宇、周文星：《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的动向及影响》，第65页。

^③ 张黎莉：《尹锡悦今同美日首脑举行双边和三边会谈》，韩联社网站，2022年11月13日，<https://en.yna.co.kr/view/ACK20221113000100881>。

^④ Duk-kun Byun, “U.S. Welcomes S. Korea-Japan Summit, ‘New Chapter’ in Bilateral Cooperation: NSC Coordinator,” *Yonhap News Agency*, 2023.3.17, <https://en.yna.co.kr/view/AEN20230317000200325>.

^⑤ 复旦发展研究院：《特朗普2.0的印太盟友政策取向：发展趋势与实施路径》，<https://fddi.fudan.edu.cn/ba/c5/c21253a703173/page.htm>。

^⑥ 张国玺、谢韬：《从特朗普1.0到2.0：美国政治新变局与中美关系新变化》，《当代中国与世界》2025年第3期，第99页。

两国强烈不满，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日本与韩国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给美国盟友体系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

2025年1月，特朗普在其开启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讲中再次重申了其“美国优先”的政策取向，并批判前任政府过多陷入国外事件，“我们现在的政府，甚至无法应对国内简单的危机局面，却跌跌撞撞地陷入国外各种持续不断的灾难性事件之中”^①。2025年2月，特朗普与日本首相石破茂举行会谈，再次施压，要求日本进一步增加防卫费。特朗普还在会谈中表示，美日双方将采取措施消除当前美国对日本的巨额贸易逆差^②。同时，特朗普对韩国也释放了类似信号。3月4日，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的首次国会联席会议演讲中表示，“韩国的平均关税率（比美国）高出4倍”，并称“我们在军事和其他多方面为韩国提供了大量支持，但这种情况（高关税征收）仍在发生”^③，为接下来对韩国增加关税埋下伏笔。2025年6月，特朗普政府要求日本国防费用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5%，导致日本取消了原定于2025年7月在华盛顿与美国举行的高级别安全会议^④。同时，特朗普也表示希望韩国将国防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8%，并增加超过10亿美元的捐款用于支付驻韩美军的年度成本^⑤。9月，特朗普政府正式宣布将对几乎所有进入美国的日本进口商品征收15%的关税，日本将为美国制造业、航空航天、农业、食品、能源、汽车和工业品生产商提供关键部门市场准入的突破性开放^⑥。韩国输美产品也将适用15%税率，同时，韩国将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并将从美国采购价值1000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或其他能源产品^⑦。8月25日，美韩首脑会晤前，特朗普甚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打算要求韩方把一些驻韩美军‘大型军事基地’的土地所有权交给美方”^⑧。特朗普政府对日本

-
- ① “The Inaugural Address,” The White House, 2025.1.20, <https://www.whitehouse.gov/remarks/2025/01/the-inaugural-address/>.
 - ② “United States-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 2025.2.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2025/02/united-states-japan-joint-leaders-statement/>.
 - ③ He-rim Jo, “Trump Bemoans Korean Tariffs, Calls for Repeal of CHIPS Act,” *The Korea Herald*, 2025.3.5, <https://www.koreaherald.com/article/10434228>.
 - ④ Erica Yokoyama, Akemi Terukina, “Japan Policy Chief Hits Back at US Call for 5% Defense Spending,” Bloomberg, 2025.6.25,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5-06-24/japan-policy-chief-hits-back-at-us-call-for-5-defense-spending>.
 - ⑤ “Trump Expands Use of Tariffs to Reach National Security Goals,” *The Washington Post*, 2025.8.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25/08/09/trump-trade-policy-national-security/>.
 - ⑥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States-Japan Agreement,” The White House, 2025.9.4,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9/implementing-the-united-states-japan-agreement/>.
 - ⑦ 陈怡、孙一然：《美韩贸易协议引发韩国国内质疑》，新华网，2025年8月1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50801/e86d6761a64343b8ac4150798924f33e/c.html>。
 - ⑧ 《特朗普盯上驻韩美军基地土地所有权》，新华网，2025年8月25日，<https://www3.xinhuanet.com/20250826/c200a525938d4f89b9c1e78fac51f1e3/c.html>。

和韩国的政策表现出强烈的交易性质，将关税问题同安全议题紧密挂钩，显然会削弱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发展势头，削弱美日韩三边合作。

其次，日韩两国的内政变化也会影响美日韩三边合作走向。从美日韩三边合作发展历程上看，日韩关系改善也至关重要，当日韩两国积极改善关系时，美日韩三边合作就会呈现加强之势，反之亦然。拜登政府时期美日韩合作强化除了美国的积极推动外，也主要在于日韩关系的改善，其中，韩国尹锡悦政府在对日关系上做出重大让步是两国关系取得改善的根本原因。韩国新总统李在明在上台前曾多次批判尹锡悦政府“亲日屈从”，上台后多次强调其“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务实外交”，企图在大国之间寻求外交平衡。虽然李在明承诺维护韩美同盟并支持与日本进行合作，但鉴于其平衡外交倾向，即避免过分亲近周边某一国家，韩国很可能调整尹锡悦政府时期的韩日关系基调，甚至可能重新审查劳工赔偿协议与加强对独岛（日称“竹岛”）的主权主张。而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是日本政坛上坚定的极右翼政客，不仅经常参拜靖国神社，还否认日军强征“慰安妇”，并大力倡导修宪。2025 年 12 月 9 日，她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竹岛（日本对独岛的称呼）在历史事实和国际法上都是日本固有领土”^①，当日便被韩国总统室驳斥。韩国政府调整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新任首相的历史认知，很可能再次引发围绕领土纠纷与历史遗留问题的冲突，导致韩日关系紧张，这显然也会影响美日韩三边合作。

三 三边合作的发展

尽管美日韩三边合作态势将有所弱化，但三边合作有望持续下去，主要原因在于其被特朗普政府视为对华打压的有效工具。正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首次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②，并集中军事、经济、外交等资源对中国进行战略打压。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定位，只是在具体做法上有所不同，强化美日韩三边合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就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后迄今为止所公布的对华政策来看，美国继续特朗普第一任期与拜登政府时期的对华竞争大方向，考虑到其实用主义特点，特朗普也很可能选择延续拜登政府时期所谓“有用”的工具，包括美日韩三边合作，更何况推动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对接从而实现美日韩三边合作本来就是美国历届政府努力的方向。

① 边龙珠：《韩总统室驳斥日首相涉独岛言论：不存在领土纠纷》，韩联社网站，2025 年 12 月 9 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251209003600881?section=search>。

②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Announces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o Advance America’s Interests,” The White House, 2017. 12. 18,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announce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advance-americas-interests/>.

2025年1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听证会上确认对中国的定位与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政府时期完全相同，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强大、最危险的对手”^①。1月20日，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的第一天即发布《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其中专门提出要重新审查同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②。2月，特朗普以“芬太尼”问题为由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10%的附加关税。4月，相继宣布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34%、84%、145%的关税。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所任命的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思、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等均被认为是对华强硬派。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在有关外交活动上的表态，也表明其对华立场不会变化。在2025年2月7日的《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中，特朗普与日本首相石破茂肆无忌惮地“批判”所谓中国在东海“通过武力或胁迫来改变现状的企图”及在南海的“挑衅性活动”^③。2月15日，美日韩三国外长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会谈，三方在联合声明中直接表示“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适当国际组织”^④。9月22日，三国外长再次会面，并发表联合声明暗贬中国，“对台湾周边日益频繁的破坏稳定行动表示关切”，并“反对任何改变现状的企图，包括在包括南海在内的印度洋-太平洋水域采取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动”^⑤。12月4日，白宫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再次确认美国曾经的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认为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两国的商业往来始终存在根本性的不平衡”^⑥。

与此同时，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美日韩三边合作是所谓对华战略打压的有效工具。坎贝尔和沙利文于2019年便在《外交事务》上发文指出，“美国最终需要将其中国战略嵌入美国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密集的关系和机构网络中”^⑦，为拜登上台后通过推动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对接，进而推动美日韩三边合作对华进行战略打压埋下了伏笔。美国主要

-
- ① Shaun Tandon, “Rubio Vows to Confront ‘Dangerous’ China, Deter Taiwan Invasion,” France 24, 2025. 1. 15, <https://www.france24.com/en/live-news/20250115-rubio-says-china-cheated-its-way-to-power-rejects-liberal-world-order>.
 - ② “America First Trade Policy,” The White House, 2025. 1. 20,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america-first-trade-policy/>.
 - ③ “United States-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 2025. 2. 7.
 - ④ 全寅庆：《韩美日外长联合声明支持台湾参与适当国际组织》，韩联社网站，2025年2月16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250216000200881?section=politics/index>。
 - ⑤ “Joint Statement from the Trilateral Meet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in New York City,”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5. 9. 22, <https://www.state.gov/releases/office-of-the-spokesperson/2025/09/joint-statement-from-the-trilateral-meeting-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japan-and-the-republic-of-korea-in-new-york-city/>.
 - ⑥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2025. 12. 4,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 ⑦ Kurt M. Campbell, and Jake Sullivan,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19, pp. 96–111.

智库还通过强调“在不确定性时代强化美日韩三边合作的路径”^①、“打造美日韩三边合作新时代是印太地区稳定、安全的关键”^②、“作为和平保障计划的美日韩三边安全条约”^③等指出了进一步强化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动力。既然特朗普第二任期仍坚持其对华政策方向，而美日韩三边合作又能服务于这个目标，特朗普政府就很可能继续对其进行推动。况且，自戴维营峰会以来，美日韩三边在工作层面展开了多项机制化合作，比如，成立美日韩合作秘书处以协调三边合作与机制化建设，建立“三方安全热线”以确保信息实时共享和行动协同，并建立领导人、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会议六个固定层级的年度会议机制等，这些机制化安排也会推动三边合作持续下去。

韩日两国也会继续支持美日韩三边合作。从日本的角度看，主要是在中日竞争背景下，日本对美日同盟、美日韩三边合作更为倚重。中日之间不仅存在领土与历史争议，而且日本对华竞争心态凸显，日本在 2022 年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将中国称为“前所未有最大的战略性挑战”^④，不断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衅，还屡次干涉中国内政，在台湾、南海问题上挑起事端。2021 年 12 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公开表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⑤，这一点也被后续政府继承。高市早苗上台后直接表示“台湾有事可能对日本构成存亡危机事态”^⑥。为了加强所谓对华竞争，一方面，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解禁集体自卫权，寻求成为“政治大国”与“军事大国”^⑦。另一方面，则强化与美国同盟关系和加强美日韩三边合

-
- ① “Pathways for U. S. -ROK-Japan Cooperation: Strengthening Trilateral Ties Amid Uncertainty,” *Roundtable in Asia Policy*, Vol. 20, No. 1, January 2025, <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pathways-for-u-s-rok-japan-cooperation-strengthening-trilateral-ties-amid-uncertainty/>.
 - ② Lisa Curtis, Evan Wright and Hannah Kelley, “Forging a New Era of U. S.-Japan-South Korea Trilateral Cooperation,”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25. 10. 21,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forging-a-new-era-of-u-s-japan-south-korea-trilateral-cooperation>.
 - ③ Rachel Minyoung Lee, “An Insurance Plan for Peace: Trilateral Security Pact Between South Korea, US, and Japan,” Stimson, 2024. 7. 31, <https://www.stimson.org/2024/an-insurance-plan-for-peace-trilateral-security-pact-between-south-korea-us-and-japan/>.
 - ④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内閣官房、2022 年 12 月 16 日、<https://www.east-asia.go.jp/jp/siryou/221216anzenhoshounss-j.pdf>。
 - ⑤ 「『台湾有事は日本有事』安倍元首相が台湾のシンポでオンライン講演」、朝日新聞、2021 年 12 月 1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PD15JM0PD1UHBI01K.html>。
 - ⑥ 岳林炜：《高市早苗错误言行释放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人民日报》2025 年 12 月 8 日，第 13 版。
 - ⑦ “摆脱战后体制”是自民党的政治理念之一，2015 年安倍晋三政府强行修改宪法以解禁集体自卫权，2022 年底岸田文雄政府强行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政策文件，谋求获得“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和“专守防卫”承诺。参见郭丹《离和平宪法越来越远 日本如何面对宪法纪念日》，新华网，2024 年 5 月 2 日，<http://www.news.cn/world/20240502/a7c9a2eb4a3f4fee80072d631d057838/c.html>。

作。2024年10月，石破茂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表示“日美同盟是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轴”^①。特朗普再次赢得大选后，石破茂表示“愿与特朗普坦诚讨论，以将同盟提升到新高度”^②。“特朗普冲击”没有迟滞日美同盟升级的步伐，也没有改变日本对日美同盟的战略定位^③。为了加强对华战略竞争，强化美日同盟依旧是日本外交战略核心目标，推动美日韩三边合作仍然被日本战略界视为对华竞争的有力工具。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在《2025战略展望》中便建议，日本政府“需要让特朗普政府相信，体现和落实美日韩峰会达成的《戴维营精神》对美国有利”^④。

从韩国的角度看，主要是在朝鲜继续发展战略武器、朝俄迅速走近背景下，韩国更为倚重美韩同盟与美日韩合作。当前，朝鲜已经将与韩国的关系从“同一民族关系”调整为“处于交战状态的两个敌对国家关系”，并宣布废除包括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民族经济合作局和金刚山国际旅游局在内的多个负责南北事务的机构。韩方认为，朝鲜还在加大战略武器开发力度，构建涵盖所谓“核常兼备、海陆空一体”的威慑体系。同时，2023年9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了俄罗斯，2024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朝鲜，两国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⑤。2025年4月，俄罗斯与朝鲜同时宣布证实朝鲜军人参与俄罗斯收复库尔斯克地区战斗^⑥。对于韩国而言，朝鲜可能通过获取俄罗斯的武器、军事技术等方面支持而进一步提升军事能力，且俄罗斯明确反对向朝施压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韩国对朝政策的施压效果。面临与日俱增的安全压力与外交困境，韩国也希望通过强化美韩同盟关系以及美日韩三边合作来改变这种不利局面。2025年9月，李在明政府在国务会议上宣布了其外交战略路线，强调要“推动韩美同盟发展成为未来全面战略同盟”，并“加深韩美日合作”^⑦。

-
- ① 「第二百十四回国会における石破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2024年10月4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2_ishiba/statement/2024/1004shoshinhyomei.html。
 - ② 「第二百十六回国会における石破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2024年11月29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3/statement/2024/1129shoshinhyomei.html>。
 - ③ 黄大慧、孟繁超：《战略锚定与战术调整：“特朗普冲击”与日美同盟“一体化”》，《外交评论》2025年第4期，第50页。
 - ④ 「戦略アウトロック（旧戦略年次報告）」、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https://www.jiia.or.jp стратегичекомментарий��略年度报告.php>。
 - ⑤ 《朝鲜和俄罗斯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新华网，2024年6月20日，<http://www.news.cn/world/20240620/2d37fc3334f746c49d1ecd56c56471d9/c.html>。
 - ⑥ 《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高度评价参加俄罗斯联邦库尔斯克地区解放战役建树英雄殊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战斗部队》，朝中社网站，2025年4月28日，<http://www.kcna.kp/en/article/q/31dad32db7521d14c899e32fd4be46b9.kemsf>；“Russia’s Military Chief Reports on Complete Liberation of Kursk Region,” Russian News Agency, 2025.4.26, <https://tass.com/defense/1949879>。
 - ⑦ 朴慧润：《韩新政府外交路线：致力于增进与周边四国关系》，韩联社网站，2025年9月16日，<https://en.yna.co.kr/view/ACK20250916003200881?section=search>。

同时，美国还是韩国与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日韩两国经济高度依赖美国，与美国相关战略合作伙伴可换取其在贸易、投资领域的支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数据显示，韩国 2024 年出口总值为 6322 亿美元，其中对美出口达 1162 亿美元^①，连续 7 年对美出口创新高。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2023 年日本出口额为 100.9 万亿日元，其中对美出口达 20.3 万亿日元，占比约为 1/5^②。韩国第一大出口项目半导体与第二大出口项目汽车均高度依赖美国市场，日本的汽车、电子等传统优势产业也以美国为主要出口目的地，这意味着美国的关税政策直接影响两国出口竞争力。两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也高度依赖美国的技术支持与投资。日本的“数字贸易^③赤字”2024 年高达约 432 亿美元，其原因主要在于日本缺乏本土替代技术，高度依赖美国企业的数字技术^④。而韩国的核心产业半导体以晶圆代工和封装测试见长，高度依赖美国及其盟友垄断的芯片设计软件、知识产权以及制造环节所需设备和原材料^⑤。强化与美国关系以及强化美日韩三边合作，有助于增强日韩两国对美贸易谈判筹码，推动特朗普政府在关税政策制定等方面照顾日韩两国的利益与诉求。

四 三边合作的影响及应对思考

近年来，尤其是在拜登政府时期，美日韩三边合作经过内部机制化建设以及设定目标对手的功能化建设，尽管还未达到同盟状态，但是准同盟化特征日益明显，对于东北亚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与经贸合作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美日韩合作推动了地区阵营对抗，严重分裂了亚太地区，并削弱了通过地区合作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能力。疫情结束后，随着全球经济发展持续低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身能力较为脆弱，更将区域合作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亚太地区也不例外，但与此同时，亚太地区越来越分裂，这与美国所推动的包括美日韩三边合作在内的阵营对抗有密切关系。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本来就属于冷战产物，美国近年来不仅进一步强化双边同盟，还力促美日韩在安全、经贸、科技等方面实现排他性机制化合作，其主观目的也在

① “General Profile: Republic of Korea,” U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2025.4.15,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CountryProfile/GeneralProfile/en-GB/410/index.html>.

② 刘春燕：《日本经济复苏乏力“美国风险”引发担忧》，新华网，2024 年 12 月 30 日，<http://www.news.cn/world/20241230/d17ebd6159a34961b9e7e12de613c08f/c.html>。

③ 数字贸易主要包括对云基础设施服务、在线广告和专利许可等方面的支付。

④ 《不得不依赖美企 日本“数字赤字”超 430 亿美元创新高》，央视网，2025 年 2 月 24 日，<https://news.cctv.com/2025/02/24/ARTICoduZRNHQOG1HNEkv7EW250224.shtml>。

⑤ 赵懿黑：《大国科技竞争背景下韩国的政策选择：三边关系下的非对称依赖关系分析》，《国际论坛》2023 年第 3 期，第 78 页。

于推动阵营对抗，服务于大国竞争。不仅如此，北约及其成员国英国、加拿大等也紧跟美国步伐，企图涉足亚太地区事务，不断参与美日韩三边军事演习，导致亚太地区越来越分裂。

美日韩三边合作还极大削弱了地区各国共同合作解决朝核问题的能力。朝鲜半岛问题盘根错节，朝核问题作为朝鲜半岛地区问题的症结所在，严重制约了该地区和平与发展，各国在该问题上具有一定共同利益，正因为如此，从1990年代到21世纪初，解决朝核问题一度成为地区合作的主要动力，地区各国为此开展了紧密合作。但是随着近年来美日韩三边合作愈发机制化发展，并多次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不仅美朝、朝韩关系紧张态势进一步加剧，朝鲜不安全感剧增、加速发展战略武器，而且也导致地区其他有关国家面临安全威胁与外交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各方很难展开针对朝核问题的实质性合作，中韩两国相关合作也显著减少，俄韩合作陷入停滞，地区国家通过合作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动力显著减弱，半岛局势愈加恶化。

其次，美日韩合作严重干扰了地区产业链与供应链体系。中日韩作为亚太地区三个重要经济体，在长期合作中已经形成了紧密的产业链与供应链体系，尤其是在汽车和新能源、电子设备、数字服务贸易等领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出口市场，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总体来看，中国拥有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与人口规模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能够实现规模化生产与市场终端应用。日本拥有新兴技术和高品质制造能力，而韩国拥有中间技术转化与数字领域专长等。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代表的一系列多边经贸合作更是进一步推动了中日韩三国产业链与供应链合作。但近年来由于美日韩三边排他性的紧密合作，中日韩三国紧密的产业链与供应链体系遭到人为破坏，尤其在半导体等领域。在美国的拉拢等因素下，日本与韩国已经成为美国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体系重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芯片四方联盟”的重要成员。日本于2023年1月同美国达成共识，引入尖端半导体对华出口管制措施^①。同样，2024年9月，美国时任商务部副部长艾伦·埃斯特维兹(Alan Estevez)呼吁韩国芯片制造商“为盟友的利益而不是像中国这样的对立国家提供尖端的高带宽内存(HBM)芯片”^②。在此背景下，日韩近年来大幅减少对华相关出口，配合美国进行产业链与供应链“去中国化”，对中日韩三国乃至东北亚地区产业链与供应链体系造成很大影响。

中国一贯反对阵营对抗和冷战格局，积极推动地区各国和平与发展，针对美国以大国

① 《日本调整引入美国对华半导体出口新规》，日经中文网，2023年1月29日，<https://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economic-policy/51223-2023-01-29-01-35-36.html>。

② He-rim Jo, “US Ups Pressure on Korea to Join China Chip Curbs,” *The Korea Herald*, 2024.9.11, <https://www.koreaherald.com/article/3473058>.

竞争为目的而推动的美日韩三边合作，中国积极推动地区相关热点问题解决，积极推动开放型地区经济的构建。一方面，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长期主张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实现半岛无核化、通过和平对话解决问题，积极推动三方会谈、六方会谈，并于 2017 年提出“双轨并进”和“双暂停”解决方案，积极促进半岛相关问题解决。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利用和创设多边合作议题与平台，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澜湄合作”等，推动包括东北亚地区在内的周边次区域合作。中国积极支持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召开，2024 年 5 月，在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共同努力推动下，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韩国成功举行。中韩还举行多轮 FTA 谈判。与此同时，2024 年 11 月，中国宣布对韩国、日本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不超过 30 天的免签政策^①，通过实质性举措加大三国人文交流。

结语

近年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这在东北亚地区尤为明显，该地区不仅大国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而且包括朝核问题在内的地区安全问题也正在发生深刻演变，两者又呈现互相影响之势，地区局势发展走势不确定性越来越明显。在此背景下，地区国家尤其应该合作应对，这符合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与此截然不同，美日韩三边合作仅仅从三国利益出发，影响了东北亚区域的和平与发展，不仅加剧地区安全局势紧张、使相关热点问题难以解决，而且进一步干扰了地区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影响了区域经贸合作发展，导致地区相关国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各方共输局面。

从三边合作的未来发展走势看，尽管与拜登政府通过拉拢盟友与伙伴对华进行战略打压的策略有所不同，特朗普政府更多采取“美国优先”政策，三边合作动力有所减弱，但考虑到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在亚太地区对华打压，并将美日韩三边合作视为有效工具，以及三国合作的延续性，美国不太可能放弃此前已经机制化的美日韩三边合作，三边合作对地区国家共同利益的负面影响也将持续下去。有鉴于此，地区有关国家应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一方面，地区有关国家应该强化多边合作，比如推动中蒙俄三边合作、中日韩三边合作，条件成熟时也可以推动中俄朝三边经贸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继续通过与包括美日韩三国在内的地区国家加强战略沟通，积极推动地区热点问题有效解决。

^① 曹嘉玥：《外交部：中方决定扩大免签国家范围至 38 国》，新华网，2024 年 11 月 22 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41122/d1fe60c78624491d8c09eb7d046b511c/c.html>。

Analysis on the Trend of US-Japan-ROK Trilateral Cooperation During Trump's Second Term

Abstract The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is a strategic combination worth paying attention to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rough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trengthening of the U. S. -Japan and U. S. -ROK bilateral alliances, pressuring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to "reconcile", and promot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functionalization of U. S. -Japan-ROK trilateral cooperation, U. S. -Japan-ROK trilateral cooperation has accelerated and is showing a trend towards a quasi-alliance. During Trump's second term, the U. S. -Japan-ROK trilateral cooperation will be weakened, considering factors such as his reduced investment in alliances and the turbulent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However, consider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strategic orientation of continuing to put pressure on China and its tendency to use the trilateral cooperation for this purpose, an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Japan and ROK's dependence on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changed, the trilateral cooperation is likely to continue to develop. The trilateral cooperation has led to intensified confrontation among camps in Northeast Asia, damaged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system, and weakened the ability of states in the region to cooperate in resolving the nuclear issu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States in Northeast Asia should join hands to oppose camp confront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ructure,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nd move toward each other, and jointly promote regional peace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Trump Administration; US-Japan-ROK Trilateral Cooperation; Camp Confrontation

Authors Zhao Haixin, master's student, Class 2023,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ang Junsheng, Researche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the Northeast Asia Research Center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